

# 花10年拍紀錄片無想過放棄 張婉婷樂做「樹窿」見證學生成長



《給十九歲的我》透過多名女學生在學校重建10年間的成長，帶出學校發展、教育意義、家長責任及社會變遷與影響。張婉婷表示遇到很多困難，如反叛期的女學生鬧情緒說不再拍，追蹤多名個性、興趣及家境各異的千禧女學生成長變化，以及校長患病要退休等，但她沒想過電影會胎死腹中，亦從沒心灰意冷不想拍下去，因開了頭無理由輕易放棄。她透露電影製作費不多，很多人做義工，她的同學組成「師奶導演團」，幕後工作人員亦只是象徵式收車馬費。

## 「這10年很有意義沒白過」

張婉婷拍這部紀錄片預了會遇到很多障礙，但做這班女學生的「樹窿」，見證她們成長，令堅毅的她變得更堅毅。

張婉婷說：「小姐脾氣變幻莫測，她們不肯讓我拍，就等到她們讓我拍為止，最重要堅持信念。這10年很有意義，沒有白過，就算我生10個女兒，她們不會跟我講那麼多心事，我亦不會那麼了解年輕人。現在成為她們的『樹窿』，聽到很多心事，令我大開眼界。她們遇到很多困難、犯過很多錯，都可以自我療傷，很有韌力，只要支持和相信，她們一定做得到。」她指有個女學生說長大後要參選香港小姐，大家都笑她，但長大後真的很

## 專訪

由拍攝到後期製作歷時10年，其間雖遇上種種困難，但她沒想過電影會胎死腹中或放棄，最困難是將拍攝了數十萬小時的片段，剪成兩個多小時的電影。她透過拍攝見證女學生們的成長過程，亦成為她們的「樹窿」聽心事。張婉婷摯愛羅啓銳今年7月離世，她失去真心給意見的伴侶，是一個缺口，但認為路仍要繼續行。

記者：柯美 攝影：鍾偉茵

◀ 張婉婷到英華女校新校舍受訪及拍照。

► 署 爰 羅 啓 銳 (右) 今年7月離世，張婉婷(左)表示既成定局的事，想也是徒然，倒不如向前望，將未做的事做好一點。(資料圖片)



美，真的可以參選港姐，故千萬別小覷年輕人。

## 花3年剪片 像織衫慢慢改

張婉婷覺得拍這部紀錄片最難不是「應酬」這班女學生，而是怎樣將數十萬小時的片段，剪成兩個多小時的電影，結果剪了十幾個版本，一剪就3年，「頭兩個版本連羅啓銳都話悶。他一直很支持我，他的說話很真心，不會諱我，所以我們才可以合作那麼多年。之後的版本，用不同主題、年份、變遷去不停交織，像編織一件衫，慢慢織、慢慢改；無奈篇幅所限，追蹤10多名學生中，有多人都要捨棄，真的愧對她們，之後我會剪回她們各自的部分，作為紀念。」

談到羅啓銳的遺願，張婉婷稱人生如夢，她與羅啓銳一向都沒有計劃，尤其是拍完《給十九歲的我》，片中有計劃及沒計劃的女學生，到頭來都是兩回事。

## 痛失摯愛羅啓銳 樂觀面對人生

張婉婷與羅啓銳被喻為「雌雄大導」，後者今年7月離世，令張婉婷痛失多年來支持她和真心給意見的伴侶，但她認為路仍要繼續行下去，「不可以講心情已平復，他真的走了，是一個缺口，但生活仍是要走下去，幸好這段時間忙着為該片宣傳、剪預告。(最不習慣什麼？)我個人好快習慣，不過我平時煮飯有聲有色，他又很喜歡吃，現在得我一個人，不知吃什麼好，已很少下廚」。她認為缺口、平復只是名詞，其實要自己面對，

問會否不再拍紀錄片？張婉婷笑說：「不會說永遠不拍，但我沒有多少個10年！我之前拍過成龍父親的紀錄片《龍的深處：失落的拼圖》，都拍了3年，而且有成龍父母的故事。《給十九歲的我》是沒有故事，全是由素人演出的好處在於夠真，專業演員始終有技巧和痕迹。拍紀錄片不是我強項，但我拍第一部電影就是紀錄片，當年在英國大學唸書，曾為BBC電視台拍紀錄片，講述香港圍村故事，我身兼助手和翻譯。」



張婉婷不排除再拍紀錄片，但笑說自己沒多少個10年。

化妝、髮型：Connie Lai 服裝：Chanel

## 她們是這樣長大的

### 《給十九歲的我》故事簡介：

建於1900年的英華女校舊校舍需要重建，整所學校從半山臨時遷往深水埗，在這個暫借與充滿疑問的歷史時刻，邀來了校友張婉婷作紀錄。自2011年起，鏡頭追蹤多名千禧年出生的女學生，個性、興趣和家境各異，像不同故事線鮮活展現與轉合。置身

香港這動盪年頭，種種社會運動，她們都沒有缺席，霎眼無憂童年步入困惑青年。

百年樹人，十年光景，張婉婷珍而重之把日子逐一收集、整理並寄回，她們是這樣長大的；面對陰晴不定的每一個明天，始終保持那股純真的勇氣。



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在深水埗區的臨時校舍拍攝。

(劇照)